

T2460/7282j

2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s://imaging.harvard.edu>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Rinrokaku
DEC 7 1967



史通通釋卷三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 許卓然修來

朱庭筠葆林叅釋

吳縣張玉穀陰嘉

內篇

表歷

第七。表以世系年
月為行次故曰歷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

一作氏

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

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

通斜

上並効周譜此其證

歟釋首原表所由
起與其格式

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

舊本作歷



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

春秋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

惡煩蕪何必欵曲重沓方稱周備釋此節泛提史家不必有表觀一作

馬遷史記則不然矣一作夫屬下句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

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

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

謬乎釋此層貼到遷史申說上意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

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

一有乎字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釋此層就編次言嫌其夾置

本紀世家之間既而班東二史原注東謂東觀漢記各相祖述迷而

不悟無異逐狂釋遞到後史效之勒必曲為銓擇強加引

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

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

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

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釋此節疏言史記所綜

在列國時代則可用之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

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藉而為表乎

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

鵲巢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為限乎乎字

釋此又摘出班史中人表加一駁真屬可恠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

雖巧蕪累亦多釋言他史改其名目亦無謂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

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

長一作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為切者

矣釋此推到東晉五胡國分土裂宜用之然則若諸子小

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代年歷舊作帝王歷皆因

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釋末以表

之書

結之
按表自三國而下暨乎南北朝皆無之後漢書初亦無表宋熊方補入

今本既有故斷劉氏謂分國時可有一統時不必有故

自三國言之

是酌分寸刊枝葉之言然亦難以概後世矣揆之史法

參以時宜親若宗房貴如宰執傳有所不登名未可竟

沒胥以表括之亦嚴密得中之一道哉歸安吳提學大

受言國史有表似煩文實省文。外篇雜說云觀太史

公之創表也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昭穆九

代而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舉目可詳郭評據此

以駁茲篇良是大抵內外篇非出一時互有未定之說
兩存參取折衷用之不為無助。近時四明萬季犛氏
補作歷代史表六十卷論者推為史氏功臣云

桓君山後漢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世祖即位徵

識之非經帝怒出為六安郡丞初譚著書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周譜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叙云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

梁書劉杳傳王僧儒被勅撰譜訪杳五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按歐陽五代諸世家名譜本此

六義五始者一國之始政莫先於正始故先言正月而

後言即位先言王而後言正月先言春而後言王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乃天人之大本疏大正始

是以春秋
作五始

法盛唐藝文志何法盛

諸偽十六家詳見外篇正史篇崔

韋昭洞紀韋昭即韋曜吳志曜傳孫皓收曜付獄曜因

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見因尋按傳紀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

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

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

帝代年歷南史隱逸傳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明五行

年丁丑冬至時加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卒謚貞白先生通志畧作帝王年歷

書志

第八。序論。論天文。論藝文。論五行。後論。五項舊注未協本非原文今刊正。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

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紀一譌傳之外有所不

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釋統

書志之該博以發端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舊作東

非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按歐陽五代名目雖

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之一無禱杅晉謂之乘魯謂之春

秋其義一也釋一層書志一名於其編目舊作則有前曰平

準史記中名後云食貨漢書改名古號河渠史記中名今稱溝洫漢書改名析

郊祀漢書中名為宗廟後漢有此篇名分禮樂漢書中名為威儀隋志

之禮名懸象魏書作出於天文漢書中初名郡國後漢改名生於地

理漢書中初名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

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釋

一層志中條目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八書中百

官輿服謝承謝拾孟堅之遺班有百官無與服也王隱後來加以瑞異

隱書無考新晉書魏收晚進弘以釋老魏志末篇斯則自我作

故出乎習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釋一層後來志目

上三層為一大節蓋綴諸史中獨書志一大抵志之為篇

門命名條目析補多故特數而出之書志序論

其流十五六家而已釋二句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

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釋四語籠起亦有事應可書宜

別標一篇有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釋四語籠起今略陳

其義列於下云此下或注已上總序或注書志

序皆非原文可刪也中後同
按此為序論序中含議推美諛備之意居多後乃籠下

之辭也

曰書曰志六句按此六句鄭氏通志略兩引之一在總

序則東觀句作蔡邕曰意一在起卷之

首則蔡邕句又作東觀曰記緣知功家所藏史通有

二本兩時採用隨手檢錄遂異其文也但東觀漢記一

書總名而此論書志乃一門之名不得以總名混

之畢竟作蔡邕句為是今用總序篇文刊正之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

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

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釋首節函舉大意天

字指體度星象言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指世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

其誤權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

漢事而錄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

於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

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釋此節

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
 氛祲薄食晦明禪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如
 於一作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潁川
 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釋此
 天變代異乃若乃體分濛頰色著青蒼丹曦日素魄也月之
 可斷限志之躔次黃道日行道紫宮紫微宮垣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
 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釋繳應復陳其
 間唯有袁山松著後漢書沈約著宋書蕭子顯著南齊書魏收著魏書等
 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

賢於班馬遠矣釋

四人皆專志本朝象變者

按此條就書志中抽出天文論之所論非謂歷數也謂

日月列星之象也日之黃道月之九行千古不變三垣

之鼎立四七之碁布亦千古不變見之一史足矣何必

凡史悉陳但當取其變者志之劉氏之意如此然歷術

屢更而宮度改移宮名革易亦未可不約舉其目○蓋

為晉隋二志而發二志成於李淳風標著懸象最為精

整然所列天體經星七曜諸條二書兩載脩既並時復

由一手以此蒙誦也顧此事愈推而愈精近法推尊郭

術矣至西法起而體象俱為改觀西術言三垣四七間

無之異則恒星亦有變時矣詳見明史天文志見端於晚明而大闡於

昭代乃為千古立極是其發端表象有不可不特書者

裨竈梓慎注見下五行條

京房漢書京房字君明治易事焦延壽贛其說長於灾

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呂孝廉為郎

李郃後漢方術傳李郃字孟節南鄭人縣召署幕門候

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

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驚相視

曰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熒惑退舍呂氏春秋夏季紀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名

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

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必死誰以我為君乎

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其徙三舍

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年矣熒惑果徙三舍

中台告坼晉書張華傳華字茂先惠帝即位為太子少

傅初趙王倫諂事賈后求錄尚書事華執不

可由是致怨華少子躃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曰天

道玄遠惟循德以應之耳及倫將廢賈后華遂被收

星集潁川世說德行篇陳太丘諸荀朗陵使元方將車

季方持杖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亦使

對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

著鄰前注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月犯少微世說棲逸注續晉陽秋曰會稽謝敷入太平

山世說棲逸注續晉陽秋曰會稽謝敷入太平

敦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嘲之曰吳中高

士求死不得晉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東一名處士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釋。藝文之志始自班史，故首言之。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煩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釋：遞到後史，函下隋書。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渾天。周髀。蓋天。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

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眾作，勒成二志，騁其繇富百倍前脩，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濶眉以半額者矣。

釋

此言書益增多，史益汗湯用天文陪說。

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

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釋。此節單折，到除藝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釋

結到單錄
近籍為是

按此條抽論藝文也為文史日多而發與天文同旨故
雙舉言之蓋藝文之志始自漢班固谷灰燼藜照藜殘
有幸心焉陳范以還斯志中絕唐初勅撰隋書于李顏
孔分編史志復有經籍之目故篇內所指唯此兩家其
言有砥瀾之功亦有懲噎之弊。書有五厄里仁牛氏
三致志焉宋崇文秘省諸目仍登國史而明史則祇載
一朝撰述母亦儀監於史通抑煩不勝叢錄乎自邇學
士購藏家往往私為目錄繼軌晁陳藉是以當史補續

通考者所宜亟收也

五車 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四部 隋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撫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鄭默始著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

四部 一曰甲部六藝小學等書二曰乙部諸子兵書術數三曰景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詩賦圖

讚及家書

七錄 梁書處士傳阮孝緒字士宗所著七錄等書行於世隋經籍志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

書記 叅校官簿更為七錄一經典錄二記傳錄三子兵錄四文集錄五技術錄六佛錄七道錄

潤眉半額 後漢書馬援子廖上疏長樂宮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

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章懷注當時諺也

宋孝王

北史宋隱傳族裔世景從孫孝王為北平王文學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成三十卷

雖有絲麻二句

見左傳成九年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鬪

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

壤又語曰太歲在酉舊作丑誤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

皆貼氣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

繫乎人事釋首節領起天人且周王決疑龜焦著折宋皇

誓眾竿壞幡亡梟止涼一作梁一作京並非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

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

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

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為灾見於春秋其事非一釋此節申舉休咎

不相符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釋三句提起後應之證

等書即五行志所本也其事也如江薛傳於鄭客一作谷誤遠應始皇卧

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一作梓柱黃

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釋欲奪之先予至於蜚

蜮錄蝨震食芻坼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

濶釋數語急轉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

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穰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昊或作穹垂謫

厥罰安在探蹟索隱其可略諸釋此以咎徵無應證明所奪之指其可畧諸者不必附會深求也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

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

而經傳集解杜預注本卷才三十則知其言一無字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青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

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而人舊作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

必知其兆者哉釋

借劉宋近書與左相衡見狹者繇而濶者簡舒向筆執簡本以窮天變考證於

漏略之中勢有難於悉協者。自其事也至此若乃採前

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原注春秋成

無冰董仲舒以為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

札子殺毛伯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在志中下又見

五行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原注春秋昭公九年陳災

雜駁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

討夏徵舒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

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

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楚嚴作

靈王立相去凡五世。在志之上亦見五行雜駁楚嚴作

霸王始僭稱王原注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

易傳以為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案自

武王始僭號歷文成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

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薨後世歷嚴閔釐文宣

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高宗諒陰亳都實

而應之邪。在志下下亦見五行雜駁。高宗諒陰亳都實

生桑穀。原注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共生劉向以

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案太戊

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

即高宗是也桑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本不都

於亳。在志中下書序曰舊作尚書脫序字今照志改

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原注董仲舒以為成公十

之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大夫欲殺厲

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案

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在志下下亦

見五行雜駁但此一占志作昭公注作成公誤在注而晉

厲事本在成世不在昭世誤實在班至案中所以糾只糾

月舛不糾占舛則更因誤入誤矣留在雜駁篇并詳之魯

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原注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

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為

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秉事之

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信

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

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案此事乃文公末世

不是釐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

文公太子即惡也。在志中下。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

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釋此段駁其又

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為大國蒞為強草鴛著青。一作

色。疑脫偶負螿非中國之虫。原注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

以為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浴淫風所生是時

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村故蟹至案負螿中

國所生不獨出南。鸚鵡為夷狄之鳥。原注春秋昭公二十

越。在志中下。鸚鵡來巢劉向

以為夷狄之禽案鸚鵡中國皆有唯如斯詭妄不可殫論

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在志中下

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亦惑

乎釋此段駁其狀物不實且每有叙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

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原注桓公三年口有食之董仲舒

以為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為後楚嚴稱王兼地千

里也又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為夜中者即中

國也劉歆以為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又以為越生南

越劉歆以為盛暑越所生非自越來也按桓公三年一

條舊本在董京相反之下今詳條內亦有向歆不同之語

故移而并之又按劉向又以上當有嚴公十七年秋有

今補此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

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釋此段駁其占論歧迤

行志之不足泥自漢中興已還迄於宋齊其間司馬彪續漢

緒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

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班史

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

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

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反一作譌精審也釋後史之志五

此以寬後史者甚班志也然則天道遠遠禪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

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

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鳥一作驚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

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之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

翰墨者矣

釋

此節數人皆非作史者蓋以前事先見之明別彼後來強附之術仍是以寬為甚之詞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

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或作智也

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

一書

一作言

受嗤千載也

釋

作誠辭結

按此條抽論班志五行也漢自廣川董氏湛深經術頗雜緯書伏勝更生後起應和率取春秋洪範影附黏連

其流益蕃矣世祖中興喜徵符讖孟堅撰史特志五行

亦會逢其適歟其文博而奧其說臆而膠蓋史部之奇

文而經學之死句也劉論明通與歐史司天合契可作

外篇錯誤題辭○杜岐公通典無二文五行門遼史不

志天文

麟鬪鯨死

二語見淮南子天文訓

河變

拾遺記丹丘千年一清燒黃河千年一清

山崩

左傳成五梁山崩絳人曰山有朽壤而崩

大歲在酉四句

馬總意林袁雅正書曰太歲在酉乞禳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知災有自然

內

書志五行

之理

周王決疑

說苑權謀篇武王伐紂至於有戎之隧大雨

禱祀利以擊衆是燿之已武王順天地犯妖而禽紂其所獨見者精也按其事亦見齊太公世家書泰誓正義引之云周本紀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誤以齊世家為周本紀也

宋皇誓衆

宋武紀上公征盧循至左里公所執麾竿折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單舸走

臯止涼營

晉前涼張軌傳重華以謝艾為中堅將軍配於牙中艾曰六博得臯者勝

鵬集賈舍

漢書賈誼為長沙傅三年有鵬飛入誼舍似鴉不祥鳥也廼為賦呂自廣後歲餘文帝

思誼徵之

江璧

漢五行志中上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持璧與客曰為我遺瀉池君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

柳植

荀悅漢紀昭帝元鳳三年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

門樞白髮

漢五行志下上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什佰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

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杜鄴曰外家丁傳並侍惟幄指象以覺聖朝一曰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

桂樹黃雀

成帝時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隣

郭茂倩注桂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也見五行志

春秋恒事應咎徵秦人歸祿在文十二毛伯錫命在文元滕朝魯者五邾七晉聘魯十一楚

三皆所謂恒事也其間災咎不絕書

宋氏百篇沈約宋書凡一百卷

拾遺語錄隋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鄭樵藝文略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

移的盜鐘移的句未詳所本淮南說山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

耳憎人間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

後生可畏二句見魏文帝與吳質書

禪竈左傳昭十七有星孛於大辰鄭禪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竿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十八年夏宋衛陳鄭皆火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

文伯左傳昭七夏四月日有食之士文伯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襄

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曰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同始異終何可常也

梓慎左傳昭十七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

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

衛陳鄭乎

趙達吳志趙達河南人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此術微妙頭乘尾除常筭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帷幕

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

單颺後漢方術傳單颺字武宣善明天官算術熹平末黃龍見譙橋玄問何祥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

及五十年龍當復見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董養晉隱逸傳董養字仲道到洛下楊后廢因游太學

升堂歎曰建斯堂也何為乎人理滅大亂作矣永

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地隘有二鵞出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盟狄泉地也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哀江南賦出狄泉之蒼鳥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一作廣聞見難

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舊譌作來來成二字行草相類也

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

焉釋借前二項行出後二項皆非質言也解在後夫圓首方足一作含靈受氣

吉凶形於相覓古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

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

急也且身名並列身謂人形名謂天象親踈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

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釋因天行人是

豈反大於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依班史輶軒之使譯

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

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

志乎釋因文衍言是一項然鄙語豈反重於經籍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

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

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

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舍諸深所未曉釋此節是輕綽之文蓋言彼二項當志則此二項亦可志矣歷觀衆史諸志列

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竅釋此節乃繳落前文轉入下文謂前所云云日增日多實皆

不必也唯下三項或可酌補耳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

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釋三項提綱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

則千門萬戶長安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建鄴帝王表其尊

極兼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

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

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高齊肇建誦魏

都以立宮代國元魏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

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一作於

兩漢之都咸洛咸陽洛陽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

鄴都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

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釋此節議補都邑志與輿服類列金

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

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

有圖形九牧之鼎左宣三年列狀四荒之經山海經觀之者擅其

博聞學此二字一本倒刊一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

則有節竹傳節筠醬流味大宛獻一作輸其善馬條支致其

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

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

於食貨之首釋此節議補方物志與食貨類列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

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

談取誦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

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

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胄相承子孫

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革夷從夏於是中

朝江左一作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

軌大同江外南兼陳氏山東東并高齊人物殷湊其間高門素一作貴

族非復一家郡正州曹舊作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

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釋此節議補氏族志與百官類列蓋自都邑以

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

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

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

作者擇其善而行之釋此總結三此下舊本或問曰子以

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一作續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

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

列志也釋此總上三項設問見考證之難對曰案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

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並

一統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記南於北則有洛

陽伽藍記鄴都故事朝記北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釋都邑

有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

姓舊作記世族一統江左有兩王百家譜記南中原有方思

殿疑當格記北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釋族有考自沈瑩

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風土舊作土風。二厥類衆夥

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

編而不窮總括續撰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釋物有考凡此諸

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為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

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為魚人

匠者何慮山海之負罄哉釋結言有考則取材不難但當擇而用之耳

按此為篇後餘論人形方言二項是設辭特假設以決

天文藝文之當除耳四者相衡洪纖雅俗學究能辨之

知幾顧為此戲論乎其後三說乃是商語然嘗攷之都

邑則略具於地理非同輿服之無附方物則雜出於外
域豈比食貨之有經至如氏族一門自是魏晉相沿四
姓尚官之習而任子積輕後世尤不可通行獨魏書官
氏志兼及
族知幾議論大率偏於枯尅不圖此處忽生葛藤○所
言雖不行於史家然後來漁仲貴與諸人已被他旋動
癢處

爾雅釋物

按爾雅無釋物篇即謂釋草
釋木釋蟲魚鳥獸等篇也

綴孫卿探孟軻

此四句宋書
志序之文

劉向洪範

王訓故漢書云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
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著其占

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
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七略

漢藝文志成帝時劉向校諸書輒條其篇目撮其
指意奏之向卒子歆卒父業於是總而奏其七畧

故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畧詩
賦略兵略術數略方技略

許負相經

舊注孔衍漢春秋許負溫縣婦人裴松之云
今東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人如有據

藝文類序相術篇陶弘景
劉孝標俱有許負相經序

揚雄方言

讀書志方言十三卷雄齋油素問上計孝廉
異語悉集之題其首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

列國
方言

齊頌魏都

北齊文宣紀天保九年營三臺於鄴下因其
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改銅爵曰金鳳金

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帝登
三臺朝讌羣臣並命賦詩

代寫吳京

後魏孝文紀太和十七年幸洛陽定遷都之計詔司空經始洛邑南史崔祖思傳齊武帝

時魏使蔣少游至祖思從弟元祖曰少游有班倕之巧今來必模寫宮樣少游果圖畫而歸

王會

逸周書序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

印竹筠醬宛馬巨雀

漢書西域二傳並見史記大宛及

郊子

左傳昭十七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

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郊子為鳥師而鳥名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郊子為鳥

籍談

左傳昭十五晉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

曰叔氏而忘諸乎唐封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且昔而高祖孫伯儼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及幸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

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世本

後漢班彪傳唐虞三代世有史官呂司典籍有記錄黃帝呂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

本一十五篇

三閭

王逸離騷注屈原與楚同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

屬以厲國士

符瑞釋老

沈約宋書志四十卷其五行志之前有符瑞志三卷魏收魏書志三十卷其末曰釋老志

漢三輔典

按隋唐二志俱無三輔典之名疑即謂三輔黃圖也漢人撰亡撰人名其書所載皆都城

宮苑辟靡明堂宗廟郊社庫廡橋陵之屬與所引正合

隋東都記

隋唐二志皆不載通志略載有東都記三十卷鄧世隆撰未審即是否

宋南徐州記唐志地理類山謙

晉宮闕名按此指東晉者隋

洛陽伽藍記讀書記三卷元魏羊銜之撰魏遷都洛

為之故僧舍多為天下最銜之載其本末及事跡甚備書錄解題以爾朱之亂城廓丘墟追述斯記

鄴都故事無考黃補注唐志有馬温鄴都故事二卷

三輔決錄後漢趙岐傳岐字邠初名嘉字臺卿拜太

德公御史二千石及高賞者以陪諸陵五方雜會非一

國之風其士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勢進權余嘗夢黃

髮之士姓立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善惡之間無所依

違命操筆者書之從建武至於斯玉石朱紫由此定矣

故謂之決錄矣

摯虞族姓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洽太子舍人以漢末喪

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

兩王譜隋志譜系類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百家譜

方思選格唐志譜牒類後魏方思格一卷又柳冲傳魏

舉選格名曰方思格

臨海水土唐志地理類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按

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地無霜

雪草木不死四面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

不穿耳地有銅鐵唯摩礪青石以作弓矢

史通通鑑卷三

三

史通通鑑卷三

書

內

平西將軍著默語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隋志風土記三卷

地里書南齊陸澄傳澄字彥深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撰地里書死後乃出隋志地里書一百四十

九卷錄一卷陸澄合山海經以來一百六十家以為此書

水經注讀書志水經漢桑欽撰成帝時人水經三卷後魏鄴道元歷覽奇書注水經魏書本傳道元字

善長范陽人御史中尉關右大使

史通通釋卷三

孫利和侯復校刊

史通通釋卷四

孫 淮音德星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許卓然修來叅釋

姪孫 驥房表

內篇

論贊第九。論謂篇末論辭贊謂論後韻語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

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舊作讚荀悅曰論東觀

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

撰向未的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

列其所號玄晏先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

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摠歸論贊舊謔焉一作著馬一脫贊字釋首

史傳之論贊異夫論者一失此釋此下先所以辯疑惑釋

疑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工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

於斯謂非每司馬遷始或為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

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篇必有論夫擬春

秋成史持論尤當從宜潤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

之此皆私徇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

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釋此推史論成例始自必尋

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一作薄無味承祚一作儒緩不

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

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荀悅義理雖長

失在繁富自茲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

文鼓其雄辭誇其儼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

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就錄儼中所取

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宏之務

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王卮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

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一作斯

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

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

壯夫服綺紉於高士者矣釋此節就諸論品其高下大

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謂補傳文省舊作省可知謂單

足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舊有項羽重瞳豈舜

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

班固贊曰石建之浣衣此句舊作萬石君君子非之楊王

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

謂文省可知者舊脫也釋事無重出文省可知是及後來

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

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

殊徒為再列釋此翻轉言失之復與支者後史大率馬遷

自一無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在自序之後既而班

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在叙傳之後范曄改彼述名呼之

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分綴自事多者則約之一有

下使少理寡一作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

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一無釋此節通

亦是發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

議之案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

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子百李百南北齊舊脫

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

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

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

議夫簡要者矣釋而此節摘諸史之加贊者言之論體也至若與

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義隗囂

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

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

言以蔽之釋更以議論乖違者作收局

按是篇不分編年紀傳仍是紀傳為多論贊二字截講

其於論也辭嚴而不擯於論後之贊則辭決而加絕自

是唐後諸史有論無贊皆陰奉其誠可知劉說之當理

也。子長淡泊無味蓋對限篇書論非要強文為言觀

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八字三昧仍首馬次班也。又因

此知紀傳跋尾當名史論不當云贊贊銘類也韻體也

人以扶風史論皆作贊曰遂因之必也正名宜與讀此

○元史紀傳不綴論贊其凡例述勅旨云據事具文善惡自見也

謝承 吳志妃嬪傳 吳主權謝夫人弟也 隋經籍志 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

揚雄 法言 其目云撰學行撰吾子撰修身撰問道撰問神撰問明撰寡見撰五百撰先知撰重黎撰淵騫撰君子撰孝至 按 撰自第一至第十三其上皆有四言序然非論贊體也 華陽國志 則以撰曰為論贊揚雄當作常

劉昞 北史 劉延明燉煌人涼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著三史略記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 按 延明昞字也 北史 諱唐

嫌名以字行

袁宏 撰後漢紀詳見外篇正史篇

列其所號 晉書皇甫謐傳 謐字士安安定人沈靜寡慾自號玄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摯虞其門人也 葛洪傳 洪字稚川句容人從祖玄得仙號葛仙公洪悉得其法干寶薦洪領著作洪固辭求為句漏令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所著神仙良吏集異等傳金匱肘後方

臧榮緒 撰晉書詳見外篇正史篇

孫安國 晉書 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善言名理補長沙太守遷秘書監著魏氏春秋晉陽秋 按 宋書州郡志晉簡文鄭太后諱春改春曰陽是知凡曰陽秋本皆春秋也

習鑿齒 晉書 鑿齒字彥威為滎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其言謂三國時蜀以宗

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

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為禪受以明天心不可

論贊

內

以勢力強也按炎興謂繼漢而興禪受者禪為蜀後主諱謂受漢禪也

謝靈運宋書靈運性奢華世稱謝康樂太祖登祚徵為秘書使撰晉氏一代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

玉卮無當韓非外儲右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不可以盛水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

唐修晉書皆詞人舊唐房玄齡傳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為綺豔詳正史篇晉史節

浣衣裸葬漢書萬石傳建老白首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帚廁踰身自澣洒贊曰至石建之

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楊王孫傳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呂反吾真必無易吾意贊曰昔仲尼

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班排賈誼漢書本傳贊欲改定制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

于其術固以疏矣按表餌之術實疏班論非過

范羨隗囂後漢書本傳論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贊公孫習吏隗王得七

壽謂諸葛蜀志本傳贊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

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與

收稱爾朱魏書爾朱榮傳史臣曰苟非榮之尅夷大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功烈亦已茂乎向

使榮無堅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北史魏收傳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滅其

惡而增其善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叙一作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

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叙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

敷暢厥義即書序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

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

齊列矣釋首言序之為道主於序明篇迨華嶠後漢多同

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一作毛義養

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

叙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釋班後節取一篇爰

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

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釋此言繇繹是若

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

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

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

之今何為者濫觴肇迹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

夫一作方朔始為客難續以賓戲班固解嘲揚雄枚乘首

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辯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

厭聞老生之恒說也釋此言後史宗范為課相習成套數

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一有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

無例則是非莫準釋此下言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

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

年踰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釋此言例之為體

左後唯令升干寶先覺遠述正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

梁孫盛已下遂一作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

沈約之志序蕭齊子顯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

釋此言例之為體晉後復興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

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

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義者釋數語括一時各見之短夫

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

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異夫范依叔一作駿華嶠

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豈不陷穿窬之罪也釋至魏收竟

能風斯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釋此下乃按案皇舊

唐非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唯書於卷末依檢孝武芻後

竟不言廟曰烈宗釋文不準又案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

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

謂之仲密明月釋文不準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釋二

東又及一作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為紀今一作

令編同列傳以戒北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既為傳體自

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為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

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釋此又指
而序誤者謂后從帝年故不稱紀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
序乃取義卑柔失命名之意矣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按此所謂序皆篇序非摠序其所謂例則兼序中附出
之例及摠立發凡之例大指謂序貴簡質例貴嚴明也
中間雖帶引左氏其實皆言紀傳家。後幅皇后一條
當從前卷本紀列傳兩篇入解不爾不明

劉江王貢注見列傳篇其處止舉傳首劉王不及江貢
後漢書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客下邳裸跣行
傭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拜諫議大夫前
漢書貢禹字少翁瑯琊人吕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士

後為御史大夫數言得失按劉江
傳篇叙注云以上並華嶠之詞
濫觴家語三恕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王肅注
觴可以盛酒言其微也按濫觴謂始出之微後人

多誤用

七文選七發注猶楚辭七諫之流按文心雕龍自七發
而下有傳毅七激崔駰七依張衡七辨崔瑗七厲陳
思七啓仲宣七釋桓麟七說左思七諷枝附影從十有
餘家又文苑英華有七勢七勵七名又舊注廣列七謨
七證七華七繹七引以及興疑蠲舉諸名而
獨無七章俟考又按崔瑗傳名七蘇非七厲
夫子修經凡例左傳成十四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
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

人誰能修之杜氏序
為例之情有五是也

鄧粲晉書本傳鄧粲長沙人以高潔著名著元明紀
十篇按元明謂晉中興初中宗元帝肅宗明帝

道鸞

南史文學檀超傳超叔父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

不言烈宗

晉書孝武紀太元二十年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

向夕帝醉遂暴崩按紀末缺書

仲密明月

仲密高慎字明月斛律光字按百藥齊書高慎附見兄高乾傳中斛律光在其父斛律金

傳後二人皆無以字行之文傳內亦不書字其書字處間於他傳有之無甚不準例之病史通似誤

畫蛇

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

右手畫蛇曰足未成一人奪其卮曰蛇固無足遂飲其酒

題目

第十一。題目有二義一謂全書統名一謂篇帙諸名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杌

志

如志曰喪祭從先祖之志

乘釋

前半就統名立說首言古自成其古名

自漢已下其流

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

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

釋言書記紀略四

者是為後史正名

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魏

一脫魏字尚

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狀俗習舊

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釋

擬古求異皆可不必已上羅列名

目得失

權而論之其編年月

日多者謂之紀

首索漢列紀

或作非傳者謂之書

前後漢書之類

取順於時斯為最也夫名以定

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呂陸二氏

呂不韋陸賈各

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榜之

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

一作

歟釋

此總上言二體唯荀班所名為正餘皆強名而

失其實者。自五代而後紀傳總名為史編年則本名長編錫名通鑑就中又初綱目矣。論統名止此若乃

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釋此下析言如

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

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

曰宗室紀可乎釋史遷篇題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

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釋

班史篇題之失有然

子長史記別初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

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晉中興書易志為記

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釋何法盛改易帙名亦屬無謂夫戰爭

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為傳宜

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一作漢籍董袁羣賊附列

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唯東觀以平林下江

諸人列為載記顧一作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晉書

新定故始以十六國主持一作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唐初

巧於師古者矣釋此言非國朝臣當從新觀夫舊史列傳

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
 字煩者唯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
 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
 格足為詳審釋此言列傳人少人多題至范曄舉例始全
 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
 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
 過於此竊一作切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
 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
 釋范史則務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
 盡其詳矣

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

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主舊為則云僭晉司馬睿烏

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一為涼州牧張寶私署涼王

李暹並見魏書目錄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

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霸王一脫

此二項羽偽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

號皆一一別作一別作具言無所不盡者一無也釋魏收更誇已

目尤可啗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

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

一字以為褒貶者矣釋

自觀夫舊史列傳至此通為一大節以此數語總結之

按此亦截講格前論統名兼二體言後論篇帙題名專

主紀傳體言就中列傳名類煩多分條抽論尤所加意

○假號不臣都歸載記史通殊有理據但陳項輩流於

勝國為寇於興代則非擬諸劉石未便同科况載記例

載卷終而羣雄先事發難為我駢除列之傳首於分非

越故李密王世充韓林兒徐壽輝等唐書明史並襲蘭

臺不宗東觀也讀者於此宜審從違又柳州有言每讀

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再三申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鈍

器正多患此題目加詳宜勿深責也自餘皆定判矣。

此上八篇大抵多就紀傳體抽論可以都為一帙。後

有序傳篇在第九卷方以類聚亦應移置於此

何之元劉璠何之元撰梁典見左傳家周書劉璠字寶義世宗初掌綸誥著梁典三十卷

魚豢外篇正史篇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唐志雜史類魚豢魏略五十卷按三國魏志無傳

姚察陳書察字伯審有至性領著作撰梁陳史未畢功隋開皇時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有所

闕者臨亡之時以體例誠約子思廉博訪續撰按史無梁略之名而劉氏云爾定是察藁初名

外戚命章按史記之立外戚世家其中所載實皆后妃氏諱及其事蹟至如魏其武安之屬反別立

傳不以外戚名篇最為非體班史因之易名外戚列傳置在臣傳之後尤為失之文亦應加并糾班失之語

平林下江

後漢劉玄傳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為渠帥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從之藏於綠林中地皇三年大疫分散常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匡鳳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北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眾號平林兵以應之

斷限 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止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耳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釋篇首標義言代有定限但交關處須相涉耳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釋二句夫一作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

班傳除沿襲史記二三篇外皆無越限故單言表志

其殆侵官離局

或作局

者乎釋

提出漢書斷限不清來考其斷代自班始故首及之

濫觴所出起於司馬氏案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

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

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唯留漢日

或作目非

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宜

或作不誤若是膠柱

調瑟不亦謬歟釋

東班書引後史

但固之蹇駁既往不諫而後之

作者咸習其迷

一作途

宋史則上括魏朝

魏曹隋書則仰苞梁

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

言其理可為歎息釋此言宋隋二志越限之非雖所侵無

參此議彼叙此論限彼原史也而彼當魏武乘時撥亂電

掃羣雄鋒鏑之一無之所交納羅之所及者蓋唯二袁劉

劉呂而已若一作至舊進鳩行弑燃臍就戮總關王室漢謂

不涉霸圖曹謂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一有有董卓

猶秦之趙高昔車令中車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卓

為太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公瓚孫公瓚

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

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

者也釋此下就紀傳言董臧諸人魏志皆亦有一代之史

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

驗於秦紀伯符孫策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

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

載孰曰攸宜釋此指沈約魏收二書言晉連蜀漢魏逮高

推隆獻武似作齊紀者然雖不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

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一作朝非胡故氏羗有錄索虜成

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魏太武元其史黨附本

朝思欲凌駕一作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傳收北吞諸偽內

錫徒河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二帝之時中原

氏符趙劉之代並在魏前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其時尚微

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寔李雄諸姓據有涼

蜀其於魏也按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

氏而橫加編載釋也此痛斥魏書越載東晉及十六國夫尚

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

羣籍譬夫行不由徑作路字訓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

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舊有遂字全寫禹貢

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

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

唯錄舊有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

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釋全複駁漢志地理

溢出斷限外矣若夷狄本系四字截句舊作係非種落所興北貊起

自淳維南蠻出於槃亦作瓠高句麗以鯿橋獲濟吐谷渾

因馬鬪徙居諸如此說者一字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

一無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一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

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

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

稱博異乎吾黨一有所聞釋此更推到外域種系久載前

文尤為駢贅也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語見文賦善哉斯言可謂

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唯蕭

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一無許也

按國史紀傳為正紀傳斷代為正劉子頻頻提闡是其

截斷衆流句故首於史記外別立漢書家此於條目後

亟綴斷限篇也向者極表班書今者首糾越限向以標

法式今為辨封畛有相濟無相背也。評者云高紀不

書子嬰魏書不序高歡未見其可此誤解也班書高紀

顯帶子嬰劉非不見劉但謂不復為嬰立紀耳魏收銓

叙獻武崇飾其詞非所施於臣子劉氏以為幾同齊紀

無復限制耳豈謂上下交涉處不須及之耶又有以董

卓臧陶皆非與操無因而譏劉說為過者亦是誤解與

前評正同盧循傳不入宋黃巢傳不入梁詎曰踈脫

傳首董卓按魏志本傳居臣傳之首所叙事實無一語

太祖乃迎天子都許之文是卓傳於魏未有處也且史通嘗之

臧陶劉孫魏志臧洪傳洪字子源廣陵人太守張超請

辭氣慷慨洪為東郡太守太祖圍張超於雍丘洪徒跣

從來紹請兵救超紹不聽超滅洪怨紹紹興兵圍之生

執洪殺之陶謙傳謙字恭祖丹陽人為徐州刺史刑政失和太祖征謙以糧少引軍還謙病死公孫瓚傳瓚字伯珪遼西人除遼東屬國長史遷涿令遼西烏丸力居等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稍相恨望天子遣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虞從事鮮于輔等欲報瓚素紹又遣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為整十重築京為樓其上紹悉軍圍之瓚自殺按此諸人范史自應有傳魏志但於事有關涉處帶及數語足矣安用傳為

沈錄金行梁沈約傳著晉書百一十卷隋志晉史草注梁有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

卷庚銑東晉新書七卷並亡晉五行志白者金行馬者國族文選陸士衡宣猷堂詩云黃暉既渝素靈承祐善

注魏土德曰黃晉金行曰素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

魏刊水運魏謂魏收魏書律歷志以皇魏運水德所上九家共成一歷元起壬子律起黃鍾壬子北

方水之正位
實符魏德

典午蜀志譙周傳典午忽兮月酉沒子典午謂司馬也

膜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注長跪拜也又注胡人禮佛交手稱南謨者即此

按年論地甲子會紀晉惠帝之十一年流人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十三年羅尚破李特斬之子雄

僭號稱成是後兄子班班弟期雄弟壽壽子勢桓温入蜀勢降李氏亡實穆帝之三年又愍帝之二年張軌為

涼州牧卒時在州已十三年矣子寔嗣是為前凉嗣是寔弟茂寔子駿駿子重華華子耀靈靈伯父祚靈弟玄

靚至靚叔天錫降於秦前凉亡實孝武之四年按張李與滅並在魏道武未稱帝之前而魏都平城又極東北

所謂按年不接
論地有殊也

行不由徑用列子語注見雜說上篇

淳維史記匈奴傳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匈奴傳全錄其文

槃瓠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有畜狗名曰槃瓠

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乃吳將軍首也帝不得已以女配槃瓠槃瓠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生子

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南史蠻傳亦云槃瓠種落路史發揮伯益經

云黃帝曾孫卞明生白犬是為蠻祖白犬乃其子之名而應劭干寶范曄枝葉其說

鰲橋魏書高句麗傳先祖朱蒙母河伯女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孕生一卵母置暖處一男破殼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之臣謀殺之

朱蒙東南走道遇大水魚鰲並浮成橋得渡至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為氏隋書高麗傳文略同

馬鬪魏書吐谷渾傳遼東鮮卑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若洛廐別為慕容

氏渾與廐二部馬鬪相傷廐怒渾曰馬畜也鬪在馬而怒及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按其文亦見宋書至唐編晉書復採用之

斷限晉賈充傳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賈謚

請從恭初為斷事下三府議按限斷即斷限也二字見史傳始此

編次 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

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釋首借編年託起紀傳言其體本無越次可置勿論也

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

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履於焉顛

內

史通通釋卷四 編次

倒蓋可得而言者矣釋紀傳則體例條分編次尋子長之

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筮異物不類肖形

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筮所記全為

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類同聲

相應者矣釋一係言史記龜筮是志體孟堅每一姓有傳

多附出一作餘親一作觀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

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

王高祖從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

能獨載疑當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

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踈家國又別適使分楚

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高祖從代當作趙並編析劉向

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

釋一係言班史附向歆於楚元王傳又自古王室雖微天

命未改故臺名逃責古通尚一作周王君未繫頸且云

秦國况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王莽建年不編平紀

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睹

求之正朔不亦厚誣釋一係言莽元宜革而班史當漢氏

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

史記卷之四 編次

九

內

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

亡謂弟及歷數相承

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

窞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

釋一條言後漢中興更始先建位蓋逐兗爭捷瞻烏靡定

羣雄僭盜為我駭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偽有別陳勝項籍

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公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

蜀書首標二牧謂益州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

偽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鴈鷄一也何大小之異哉釋一條

志宜首紀先主而陳壽乃先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

以二牧比高光為違例矣

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

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

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

甚與釋一條言嗣代之不君者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

東昏齊廢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

意旨豈不以和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

東昏元而尊中興和帝顯義寧恭帝而隱大業煬帝苟欲取

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寧

一作為格言釋一條言齊隋二史阿徇與朝於前代此下

未造私擁立而沒舊君紀不以實也或分

章另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一作列表志異體不必一

起非作必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介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

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今止魏書志編傳後范既而

子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

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釋一條言紀傳相接緝闕為

然。已上分糾失宜凡八條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史後外戚而先夷

狄漢書老子與韓非並列史記賈誦將荀彘同編魏志孫弘弘公孫

傳讚宜居武宣舊作宣武不合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立成傳終一作

中。並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

一而詳之釋未復撮舉以概未盡者

按錯舉紀傳表志中離合收除諸義例比而論之苟非

大段創通邴能有此即事分撥○鬱林固昌邑之續蕭

鸞非博陸之倫而改元易歲亦與不盈月者有別斥之

紀外論似未安若更始之於光武其直鈞入關先王上

軼重瞳建號書年下殊二枚升傳作紀非瞽說也其說

有之張平子曰更始居位光武為其部將然○陳氏書

後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於光武之初也錄解題謂范曄後漢書志借舊志注補之其後紀傳孤

行至本朝孫奭始議合之今觀蔚宗釐革之語知唐時

舊本尚自合行但附置紀傳後耳不知何時析去再觀外篇正史篇云睦十志未成而死則此云蔚宗釐革者祇就現行范本指其位置如此勿泥作范自手定也陳氏說詳正史篇注○篇尾公孫玄成傳議太板

逃責帝王世紀報王雖天子為諸侯所役逼負責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曰逃責臺

祚歸高邑光武帝紀光武北擊尤未大槍五幡於元氏進至安次諸將議上尊號行至鄆彊華自關

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受命之符光武於是設壇

場於鄆南即皇帝位建元為建武改鄆為高邑

躋僖左文二年秋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為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

契文武不先不啻

惡視左文十八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殺惡及視而立宣

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杜注惡太子視其

母弟夫人姜氏惡視之母出姜也

鬱林為紀南齊書紀鬱林王世祖武帝皇太孫也即位改元隆昌暮月之間恣意淫亂鎮軍蕭鸞定

謀使蕭諶等領兵入宮與接出西美殺之鸞即明帝

穎達隋史通志唐貞觀中詔諸臣分脩五代史穎師古穎達撰次隋事

孫弘傳讚按公孫弘傳讚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羣士嚮慕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因歷舉公

孫董兒等二十七人又云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下復歷舉蕭梁正夏侯等二十四人

史通通釋卷四編次

五

讚之中盛稱二世人才
故曰宜居武宣紀末

玄成傳終韋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子玄成字少翁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封侯故國榮

當世焉按本傳既畢歷述諸郡國所立太祖太宗世宗

等廟罷毀詔議其文皆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共議例

當收載禮志中故曰在入玄成傳終又按新唐書韋編

傳羅列一時朝士祭器喪服等議正仿玄成傳法也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一行云云二字

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列之篇籍傳

之不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

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釋首引聖經為慎馬遷撰

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

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

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

皆以劉玄為目不其慢乎釋類舉二事皆旋起旋滅者其文從略古者二國

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

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

賊也一脫也字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

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

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或作若方之於七國內

非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比魏於而並霸原注蜀昭烈主

大帝可比楚莊王按以中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

謚呼權備姓名原注謂魚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

其義安歸釋此論三國舊史之稱謂憑續以金行版蕩戎

羯稱制統言五胡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

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

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

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武靈王加以主一作非號祀用夷禮貶

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釋

此論晉淪中夏諸戎迭興作史者準胡服用夷古者天子

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於兩漢名實相允今

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謚必無慙德猶言必其唯武王

謂廟號止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

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成舊作康非穆兩帝劉蕭二明或

朝梁簡文兄弟原注兼言齊武成昆季原注無文斯或

承家之僻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謚靈繆為幸已多猶曰祖

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

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渝一作濫之源者乎釋此論祖宗二

史通通釋卷四稱謂 內

相仍嗣世古不虛尊魏晉又位乃人臣跡叅王者如周之而

下渝濫已極持論不磨曹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

曹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

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魏起

於邊一作沙朔其君乃一部之首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

十八君自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首卷襲其虛

號生則一少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

稱璞者矣此論開國追尊號謚世數有紀世類必稽無

廟號言此節以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

準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者漢

魏已後謂之少帝周哀有共和之相楚弒舊作有郊教之

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

則黃巾鉅鹿張角赤眉琅邪樊崇等困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

都稱萬石凡此諸名今本失皆出舊多當代史臣編錄無

復張弛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一作頗慕

纂斯流亦時採新名列一作成篇題原注若王晉王隱之

十士寒雋沈宋沈約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

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魏魏脫書也乃

史通通釋卷四 稱謂

卷

內

以平陽王為出帝魏孝武西入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

通曰島夷夫以諂齊則輕抑關右字黨魏則深誣江外即

宋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

漢世原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

京兆齊聲曹尹一作伊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

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

難復刊諸竹帛終罕一作靡傳於諷誦也釋此論前史雜出

口語筆之史乘正復多姿若此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

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

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

莊漢明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

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班史名之叙聖卿董也而

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隗也至一曰隗王得士

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為玄德原注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為

主為昭烈皇帝至於正統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為曹丕夫以淫

論中語則呼為玄德董隱其諱正朔之后反一作呼其名意

賢亂隗之臣總忽一作隱其諱正朔之后反一作呼其名意

好奇而輒為文逐韻而便作原注班固哀紀述曰宛孿董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為

按公功吏士皆逐韻也

史通多此失上才猶且一作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略舉

一隅以存標格云爾釋未言諱名書名尊卑分定作文作史寬嚴法殊因約舉混稱用垂標

準。此條附及

按篇內所詳凡五項一斥魚孫三國名備名權也一辯

志十六國直書為盜也一議晉後嗣世概加廟號也一

譏二魏開國追尊可笑也一鄙收書題目創名駭見也

其前後二條乃帶及之。承祚志蜀寔用紀體二主皆

不書名志吳則堅策以後仍書名斟酌權宜愈於魚豢

輩遠矣。傳曰至敬無文至文尚質禮祖有功而宗有

德古之制也漢不虛尊晉加彌廣由唐而來廟冠謚前

遂為世典禮時為上母亦質文之流於既謚者歟稱祖

稱宗一節可作廟謚議懸之冊府

蕭方等隋唐二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

趙君主號甲子會記周顯王之季韓燕皆稱王趙武靈

招騎射尋廢其太子章獨不肯令人謂已曰君赧王時趙武靈胡服

而傳位少子自號主父事在左傳僖二十七年注見惑經篇

杞夷子爵晉成帝紀成皇帝諱衍明帝長子也廟號顯

成穆兩帝宗史臣曰成帝政出渭陽聲垂威服凶徒既

縱神器阼危穆帝紀穆皇帝諱聃康帝子也廟號孝宗史臣曰孝宗因襁抱之姿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

史通通雅卷四稱謂

內

餘年按康帝史無廟號故舊本作康穆者非

劉蕭二明南史宋明帝紀太祖明皇帝諱或文帝第十

私藏天下騷然宋氏之業自此哀矣齊明帝紀高宗明

皇帝諱鸞始安王道生之子也性猜忌亟行誅戮簡於

出入將南則詭言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又獻

當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當塗魏不害以捕淮陽

帝時李雲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象魏又獻

者兩闕也素紹討曹檄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

宦官攜養左館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句攜養輸貨權

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閭遺醜本無令德傑狡鋒俠好亂樂禍

腐鼠稱璞戰國秦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

謂鼠未腊者璞周人懷璞過鄭買曰欲買璞

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

共和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周公召公二相行政

師古注共國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按是說本之汲冢紀年

邾敖左昭元年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

注邾敖楚子麋按麋史記楚世家作負音雲

十士寒雋按文與二凶索虜對舉亦列傳中之

平陽王魏書帝紀出帝諱脩封平陽王齊獻武奉王即

討蕭衍盛暑徵發天下怪惡之七月遂出於長安十二

目之
云爾

原氏阡漢游俠傳原涉字巨先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父死行喪冢廬初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白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按阡通阡

史通通釋卷四

孫元調燮公按字

